

青少年文学修养速读本



中外文学作品赏析

怎么办？

[俄] 车尔尼雪夫斯基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青少年文学修养速读本
中外文学作品赏析
怎么办？

[俄] 车尔尼雪夫斯基

缩编 徐 峙 赏析 甘晓梅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怎么办? / (俄)车尔尼雪夫斯基著;徐峙缩编;甘晓梅赏析. —北京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0. 11

(中外文学作品赏析)

ISBN 7-5007-5488-4

I. 怎… II. ①车…②徐…③甘…
III. 长篇小说-俄罗斯-近代 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
第 75772 号

封面设计:简毅 华胤

版式设计:缪惟

责任编辑:石强

中外文学作品赏析丛书

怎么办?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编:100708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970 1/32 3.875 印张 印数:15000 册

2000 年 12 月河北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07-5488-4/G·4280 定价:4.80 元

凡有印装问题,可向本社出版科调换

本社 24 小时销售咨询热线(010)84037667

作者简介

车尔尼雪夫斯基(1828—1889),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,哲学家、文艺评论家、作家。大学时代接触空想社会主义理论,并研究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哲学。1855年发表学位论文《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》,1856年起任《现代人》杂志主编。同年发表《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》,1862年遭沙皇政府逮捕,流放西伯利亚。1889年才回到故乡。监禁、流放期中写出长篇小说《怎么办?》、《序幕》等,塑造了若干具有革命思想的新人物。还写有《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则》、《资本和劳动》、《论罗马灭亡的原因》等。



Bian Zhe De Hua

编者的话

古人云：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，说的是人应该使自己的知识渊博起来，精神丰富起来。现在，行万里路好办，可以交通工具代步，但要读万卷书，谈何容易？且不说人生苦短，我们尽其所能读到的书，大概也远远够不上“书山”的一角，或者是“书海”的一粟吧？更何况，每天都有大量的新书出版，“书山”在不断增高，“书海”也在不断扩大。如何才能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来阅读尽可能多的作品呢？为此，我们编写了这套《中外文学作品赏析》丛书。

本套丛书选取了古今中外影响较大的 175 部（200 册）文学作品，每部作品包括：作者简介、作品缩编和作品（原著）赏析。这些作品中，有的是流传很广、深受好评的经典佳作；有的是独具特色的名著；有的则是在一段时间内或一类作品中的代表作。阅读这些作品，既能了解名家名著的主要特色，也能开阔眼界、增长知识、提高文学修养。

其实，前人早就做过这样的工作，那些“简介”“提要”之类的书，都可以看做是引领读者攀登“书山”、畅游“书海”的引路之作，我们正是在前人的启

*Bian Zhe De Hua*

示下，重新梳理和归整出这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文学作品，在尽量保持原作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前提下对原著进行了缩编，并且邀请专家就作品为读者撰写了艺术鉴赏式的导读，使阅读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也许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还不够细密，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，但我们仍然要感激那些为我们选辑作品和写作赏析文章的作者们。他们的工作看似简单，但要从良莠相杂的书海里“淘”出好书，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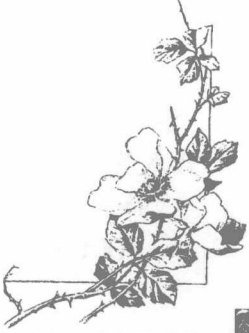
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读者享受阅读快乐的朋友！



Zen. Mo. Ban



目 录

- 序：一个“傻瓜”的自杀案——— 1
- 第一章 韦拉在娘家的生活——— 5
- 第二章 初恋和正式结婚——— 16
- 第三章 婚后和第二次恋爱——— 38
- 第四章 第二次结婚——— 68
- 第五章 新的人物和结局——— 86
- 《怎么办?》(原著)赏析——— 101
- 



Zen Me Ban

序：一个“傻瓜”的自杀案

1856年7月11日清晨，在彼得堡的莫斯科火车站附近一家大旅馆里，茶房们正在纳闷，甚至有点儿惊慌。事情原来是这样的：头天晚上八点多钟，一位先生拎着箱子，在旅馆里开了个房间。他把身份证交去登记，要了一些点心，然后关照茶房说晚上不许惊动他，因为他挺累的，想睡觉，可是明天八点一定得叫醒他，因为他有急事。他关上房门，最初房里还传出些刀叉声和茶具声，不久就安静下来，大概是睡着了。到了早晨八点，一个茶房敲这位来客的房门，客人没有答理。恐怕是他太累了，于是茶房又等了一刻钟再去叫，却仍然没有动静。这个茶房觉得很奇怪，开始跟别的茶房、跟小吃部的堂倌商议。

“他不是出了什么事吧？”

“应当把门砸开。”

“不，那不行，要有警察在场才能砸门。”

大家七嘴八舌商议的结果是再使劲叫一回，如果这回还不醒，就派人找警察。结果是他们派人找警察。

警察在上午将近十点的时候到达旅馆，他亲自敲敲门，又让茶房再敲敲，结果还是和原先一样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“没有办法，砸门吧，小伙子们。”

*Zen Me Bun*

门被砸开了。房间却是空的。茶房觉得不可思议，“看看床底下。”可是床底下也不见那个房客。警官走到桌子旁边，发现桌上摆着一张纸，用粗大的字体写道：

我晚上十一点离去，不再回来。夜里两点到三点之间，有人会在铸炮厂桥上听见我发出的声音，不用怀疑别人。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警官说。

同一天上午 11 点多钟，在石岛一座三居室的小别墅里，一个年轻的太太一边做着针线，一边轻轻地哼着一支法国歌曲。这是一支雄壮活泼的歌曲，旋律轻快，其中只有两三个忧伤的乐音。年轻太太轻快的歌曲中透着忧伤。她是一名好裁缝，正在尽心地做着自己的针线。

她的女仆，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，走进房里。“我给您带来一封信，韦拉。”

韦拉动手拆信时，心里很奇怪，因为信封上打着本市的邮戳。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是莫斯科吗？”看着信，她的脸开始泛白，才两秒钟她亮晶晶的眼睛就变得暗淡无光，信从她发软的手中掉到缝纫桌上，她用双手捂住脸，放声大哭起来。“我干的好事！我害死了他！”

*Len. Me. Bun*

“韦拉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一个青年男子急促走进房里。

“你读吧……信在桌上……”

青年男子拿起信来，他的脸也开始泛白，双手发抖。信不长，总共才几十个字：

我扰乱了你们的安宁。我要退出舞台。不必怜惜我。我深深地爱你们俩，很庆幸自己能下这个决心。别了。

青年男子站了很久，总算能集中思想了。他朝韦拉·帕夫洛夫娜身边跨进一步，她仍然坐在那儿，呼吸微弱，她太伤心了。

“韦拉！”

可是他的手才碰到她，她立刻发出一声恐怖的叫喊，像触电似地跳起来，躲开青年男子：

“别碰我！你沾满了血！你身上有他的血！”她又往前推，推那一无所有的空气，突然之间，她身子一歪，便瘫倒在一把扶手椅上，双手捂住脸。“我身上也有他的血！你没有错，错在我一个人……我一个人！我干的好事！我干的好事！”她哭得透不过气来了。

“韦拉。”他怯生生地低声说。

她重重地喘了一口气，然后用平静，但仍在颤抖的声音勉强说道：



Len Me Ban

“我亲爱的，现在别管我！过一个钟头再来，我就平静了。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。”

他默默地依从了她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里。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他听到她在隔壁的房间说：“我亲爱的！我好了，我们谈谈吧！”

“我们应该分手。我已经下了决心。这是很难过的，可是我们见面更难过。我害死了他。”青年女子的声音低沉，但是坚定。

“韦拉，你到底有什么过错呀？”

“不要为我开脱，不然我可要恨你了。全是我的错。我亲爱的，原谅我做出这个使你很痛苦的决定，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。我亲爱的！这是不能改变的，我的朋友。你听我说吧，我要离开彼得堡。远远地躲开使人想起往事的的地方，这样我会好受些。……现在我们该永别了！你进城去吧……马上，马上去！让我单独留下。明天我就不在这儿了。那时候你再回来。别了，我亲爱的，让我们握手告别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握你的手了。”

她无限温柔地看了他一眼，随即迈着坚定的脚步，头也不回地朝自己房里走去，然后往床上一扑，憋了好久的泪水又簌簌地流下来了。

*Len. Me Ban*

第一章 韦拉在娘家的生活

韦拉是在戈罗霍夫街上一幢多层楼房里长大的。楼门口题着“四品官”伊凡·扎哈罗维奇·斯托列什尼科夫房产”的字样。不过伊凡·扎哈罗维奇·斯托列什尼科夫 1837 年就已去世，房子已属于他的儿子米哈伊尔·伊凡诺维奇。但是房客都知道，真正的房东不是米哈伊尔·伊凡诺维奇，是他的母亲安娜·彼得罗夫娜。

女房东和她的儿子住在二楼，她是一个仪态不凡的太太。而米哈伊尔·伊凡诺维奇则是个又魁梧又漂亮的军官。

韦拉一家人住在四楼右首的一间套房里。她的父亲帕韦尔·康斯坦丁内奇·罗扎利斯基是女房东的房屋管理人。母亲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是一位精瘦而结实的高个子太太。此外，韦拉还有一个九岁的弟弟费佳。

帕韦尔·康斯坦丁内奇除了管理房屋，还在一个司里当副科长。房屋管理的差事并没有什么油水，他的万贯家财主要是通过放债得来的。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和她丈夫一样经营抵押放款，她干起来比丈夫冒失得多，遭受了放债慎重的丈夫所能避免的各种损失，但同时她的利润却比丈夫增加得更

*Zen Me Bun*

快。

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管教子女自有她自己的一套方法。韦拉十二岁的时候被送进寄宿中学；十四岁开始给全家缝衣服，满十六岁就不再上寄宿中学了，而是开始在她的母校任教。以后她的母亲又给她找来了别的可以挣钱的教职。

韦拉面孔比较黑，因为这，她受过许多气。母亲总是这样数落她：“洗洗你的脸吧，你这张脸呀，就像是茨冈女人！可洗也白搭，这么个丑丫头，不知长得像谁。”她也一向认为自己不好看，穿的都是母亲给的破布条衣服。韦拉满十六岁半时，母亲不再叫韦拉“茨冈女人”和“丑丫头”了，反而替她打扮起来。按家里的厨娘玛特辽娜的说法，是因为韦拉的父亲的上司，一位脖子上挂着勋章的大首长，准备向她求婚。这位首长求婚的事如何了结，谁也不知道，少东家米哈伊尔·伊凡诺维奇却出现了。

一次，少东家来跟房屋管理人说，他母亲想重新装饰一下房间，要看看壁纸的样品，请帕韦尔·康斯坦丁内奇送过去。这类命令先前是由管家传达的。事情当然很明白，因为少东家还进来坐了半个多钟头，赏脸喝了一杯芽茶。第二天，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便为女儿定做了两件考究的新裙衫，送给她一只过了押期的带扣环的项圈，还在科罗辽夫鞋店买了双皮鞋，而韦拉原来一直是穿旧货市场的皮鞋的。从

*Zen Me Ban*

此，少东家便常常来管理人家坐一坐。

一天中饭以后，母亲竟然带韦拉去看歌剧，而且还是二楼的票。

她们坐在剧院里。第一幕演完，少东家和他的两位朋友走进她们的包厢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清瘦的文官，一个是略有点胖的军人。他们坐下来，谈话用的都是法语。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用心听着，却听不大明白。但是韦拉听明白了。至于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，我们不用管，反正韦拉生气了，她说：“我在这儿再也待不下去了。”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虽然气得眼睛直冒火，却也拦不住韦拉。

骑士们想送韦拉，却被她拒绝了。少东家米哈伊尔·伊凡诺维奇只好说：“那我明天早晨来问候你吧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韦拉一声不吭，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虽然生气，却也不敢发作。而且，回到家后，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还特意送了一杯加了许多白糖和奶油的新鲜浓茶。要知道韦拉平时喝的都是只加一小块糖的淡茶啊。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还说：“我这一生真不容易，韦拉。你可不要以为我狠心，我只是希望你能丰衣足食，不要再这样生活。听娘的话，明天米哈伊尔来，你还要跟他多聊聊天啊。”

第二天，米哈伊尔·伊凡诺维奇来韦拉家。问起

*Len Me Bun*

她的身体，并提出晚上乘车出去玩玩。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立刻同意了。然后，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很殷勤地去准备咖啡和小吃，并让韦拉唱点什么给米哈伊尔·伊凡诺维奇听。

韦拉很听话地在钢琴旁坐下，唱起《三套马车》来。唱了一会儿，韦拉停下，开始对米哈伊尔·伊凡诺维奇说话。

“伊凡诺维奇先生，我必须和您谈谈。昨天您订了个包厢，想把我当作您的情妇，向您的朋友们炫耀。我不想对您说这是无耻的行为：如果您懂得这一点，就不会那样做了。我警告您，假如您在剧院、街上或者别的地方挨近我，我会给您一记耳光。”韦拉微笑了一下，她说的是法语，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听不懂。“今天晚上您会接到我母亲一张字条，说我们的郊游作罢，因为我病了。”

米哈伊尔·伊凡诺维奇站在那儿，两眼发呆。这对他来说有些出乎意料。

“也许您还没有完全堕落。那就请您别再上我们家来，我也可以原谅您的诬蔑。您走吧，只说您要急于准备马车出游好了。并且，我们握握手吧。”韦拉继续用法语微笑着说。

米哈伊尔·伊凡诺维奇伸出手，和韦拉握了握，他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。不过在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看来，他们俩的关系似乎又不错了，虽然她听

*Zen Me Ban*

不懂法语，可是从韦拉的态度看，她没有为难米哈伊尔·伊凡诺维奇。

韦拉继续唱她的《三套马车》。过了一会儿，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进来了，厨娘用托盘端来咖啡和小吃。米哈伊尔·伊凡诺维奇没有坐下喝咖啡，却向门口退去。

“您上哪儿，米哈伊尔·伊凡诺维奇？”

“我急着去张罗马车。”话刚说完，米哈伊尔·伊凡诺维奇已经走出门外了。

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立即知道被韦拉骗了，可是等她挥着拳头从前室冲进客厅，韦拉已经回房，并且把门上了锁。就在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被韦拉气得发狂的时候，门铃响了。伊凡诺维奇的朋友朱莉与谢尔日来了。

朱莉虽然是交际花，但她也具有一颗善良的心，她不想看到韦拉落入伊凡诺维奇和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的圈套中，成为伊凡诺维奇玩弄的对象。在她的要求下，谢尔日陪她来到韦拉家。

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一见谢尔日的制服，特别是朱莉的一身珠光宝气，立刻感到极致的虔敬和无法形容的惊奇。他们可是真正的贵族啊！

谢尔日说，昨天有机会结识，非常高兴。又说他妻子有个侄女，希望能请个女家庭教师，还说他妻子不会讲俄语，所以拉他来做翻译。

*Zen Me Ban*

“韦拉在教钢琴方面很有才能，她如果能在尊府出入，我认为是一种荣幸。不过我这位女教师今天不大舒服。”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故意提高嗓子说，好让韦拉听到并明白她们已经停战了，“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气力出来给你们试弹一下钢琴。韦拉，我的孩子，你能不能出来？”

韦拉打开房门，朱莉立即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们是怀着一番好意来看您的。您稍微弹点什么，我们到您房间里谈谈。听我的话，我的孩子。”

韦拉坐下试弹完钢琴，就和朱莉到房间里去了，留下谢尔日与玛丽娅·阿列克谢夫娜两人在客厅聊天。

密谈的结果是朱莉更坚定了要帮助韦拉的决心了，这是一个多么纯洁善良的姑娘。况且，这么做也是很高尚的，朱莉从这件高尚的事中得到的喜悦和自豪感令朱莉大为激动。她立即动手写了一张纸条：

米哈伊尔·伊凡诺维奇先生：

您现在大概很为难，如果您想解脱，晚七时来找我。

朱莉

伊凡诺维奇的确处在为难境地，韦拉突然顽抗使他失去了主意。朱莉的来信又给了他一线希望，她